

第三節 塞迦族與佛教

第一項 北印度的塞迦族 (pp. 438-448)

一、塞迦與釋迦族同種的傳說 (pp. 438-441)

北印度的塞迦(Saka)人，除政治而外，與佛教結成深切的關係，而有塞種與釋迦(Śākya)族同種的傳說，

(一) 塞迦與釋迦族同種之引證

1、唐·顏師古《注漢書》

◎如唐顏師古《注漢書》說：

◎塞種：「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¹⁵⁶（西域傳）。

◎「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¹⁵⁷（張騫傳）。

顏師古的解說，並非臆說¹⁵⁸，而是根據佛教的傳說。

2、引《大唐西域記》為證

(1) 舉證

《大唐西域記》卷 6 說：

「劫比羅伐窰堵國……誅釋西南，有四小窰堵波，四釋種拒軍處。……毘盧釋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畋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咄羅國王，一為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¹⁵⁹

(2) 釋義

◎玄奘從印度得來的傳說：釋迦佛在世時，毘盧釋迦王(Virūdhaka)，或譯為毘流(琉璃王(Vaiḍūrya)¹⁶⁰，誅滅釋種時，有釋種四人，抗拒敵兵，後來流散到北方，成為北印度四國的先人。四國是：烏仗那(Udyāna)、梵衍那(Bāmiyān)、呬摩咄羅(Hematāla)、商彌(Śamī)。

◎《西域記》雖沒有說到「塞種」，但這四國的地域，正與古代「塞種王罽賓」，及西方史書所記的 Saka(塞迦)相當。

(二) 佛教中也有二說

這一塞迦即釋迦的傳說，佛教中也有二說：

¹⁵⁶ 《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p. 13。

¹⁵⁷ 《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p. 14。

¹⁵⁸ 臆說：1. 只憑個人想象的說法。2. 主觀地毫無根據地敘說。(《漢語大詞典(六)》，p. 1395)

¹⁵⁹ 《大唐西域記》卷 6(大正 51, 900c22-901c16)。

¹⁶⁰ [1]《佛說琉璃王經》卷 1(大正 14, 783b22-23)：「舍衛國王，時有太子名維樓黎——產育之初，與琉璃寶俱，因以為號。」

[2]《翻譯名義集》卷 3(大正 54, 1094c11)：「毘盧釋迦，《西域記》云：舊曰毘流離王，訛也。」

1、釋種四人四國說

一、釋種四人四國說，這是《大唐西域記》所傳的。

◎《西域記》說到：「呬摩咀羅國……王釋種也」¹⁶¹；「商彌國……其王釋種也」¹⁶²，

◎而特別重視烏仗那與釋迦族的關係，如卷3（大正51，882b-884a）說：

◎「烏仗那……有窣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將寂滅，告諸大眾：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¹⁶³

◎「昔毘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與龍女結婚）……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鬘，釋種執其袂而刺之。……咸懼神武，推尊大位。……釋種既沒，其子嗣位，是為嚧咀羅犀那王（唐言上軍）」。¹⁶⁴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¹⁶⁵

嚧咀羅犀那（Uttarasena），即上軍王。佛化上軍王母，《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¹⁶⁶，也有說到。四國中特別重視烏仗那，是很有意思的，這正是「塞種王闍賓」的地方。

2、釋種一人一國說

二、釋種一人一國說：

（1）舉證

◎如《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8（大正24，240a-c）說：

「有一釋種，名曰閃婆，住于外邑，撿校農作。聞彼惡生（即毘盧釋迦）親領四兵，至劫比羅，欲誅釋種。……乃嚴兵眾，來襲惡生，倉卒橫擊，即便大敗。……閃婆釋子，心欲入城，……既不容入，請還家口，眾出與之。……佛以慈悲，持自髮爪，授與閃婆。……往婆具茶國，……共立為主，號為閃婆國。閃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安置如來髮爪以申供養，即號其塔為閃婆窣堵波」。

◎《增壹阿含經》卷26（大正2，691c）說：

「有釋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或作「舍」）摩。聞流離王今在門外，……獨與流離王共鬥。是時，奢摩童子多殺害兵眾。……奢摩童子即出國去，更不入迦毘羅越」。

（2）釋義

◎奢摩（Śama）或閃婆（Śambha），就是《西域記》釋種四國中的商彌。在西方史書中，塞迦人中的 Śam，是卓越的勇士。

¹⁶¹ [原書 p. 448 註 1] 《大唐西域記》卷12（大正51，940b）。

¹⁶² [原書 p. 448 註 2] 《大唐西域記》卷12（大正51，941b）。

¹⁶³ 《大唐西域記》卷3（大正51，882b10-883b6）。

¹⁶⁴ 《大唐西域記》卷3（大正51，883b27-884a14）。

¹⁶⁵ 《大唐西域記》卷3（大正51，884a15-18）。

¹⁶⁶ [原書 p. 448 註 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9（大正24，40c26-27）：「世尊復到稻穀樓閣城，於此城中化勝軍王母，令住四諦已。」。

◎這一人一國說，也有獨特的意義。烏仗那與商彌相鄰，據《八十四成就者傳》說：烏仗那分為二國，其中一國名 Sambhala¹⁶⁷，也就是商彌——閃婆。

3、結

所以這一傳說，早期也許只是奢摩一人，後依實際的情形，作成釋種四人四國說吧！這一傳說，是不能早於塞迦人進入印度以前的。

(三) 佛法主張民族平等，然後人卻欲以「釋迦」為中心

1、欲建立釋迦集團的標幟

我們知道，佛法是主張民族平等的。

◎但在佛法的開展中，佛陀晚年，就有以釋族比丘為領導中心的運動¹⁶⁸。

◎七百結集時代，有東方的釋迦同族，聯結成東方中國，與西方邊地比丘抗衡的事實。

169

◎漢譯《長阿含經》，也有「釋種（Śākya）、俱利（Koṭi）、冥寧（Mina）、跋耆（Vajjī）、末羅（Malla）、酥摩（Sovira）」——六族奉佛的傳說¹⁷⁰。

◎以釋迦佛的宗教文化為中心，企圖造成一文化族，所以「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¹⁷¹；在家佛弟子而見諦的，也稱為釋。

※「釋迦」，被作為佛教（通於在家）集團的標幟。這一運動，當時並沒有太大的成功。

2、塞迦與釋迦音聲相近，被視為其後裔，對北印佛教的發展有其重要意義

◎在佛法進入印度西北，發見 Saka（塞迦）人與釋迦的音聲相近，有意無意的看作釋迦族的後裔。釋迦與塞迦的特殊關係，在西元前一世紀起，漸漸形成。不只是佛教的傳說，塞迦人也應有同感，引以為榮。

◎釋迦與塞迦是否同族，為另一問題，而以塞迦為釋迦族，在北印度佛教的發展上，實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¹⁶⁷ [原書 p. 448 註 4] 日譯《印度密教學序說》（五六）。

¹⁶⁸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三冊》，pp. 16–22。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 6 章，pp. 316–318。

¹⁶⁹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三冊》，pp. 71–73：「釋尊被稱為『釋迦牟尼』，意義為釋迦族的聖者。而佛的堂弟，多聞第一的阿難，竟被尊稱為『毘提訶牟尼』——毘提訶族的聖者……而北岸的毘提訶族，散為跋耆、摩羅、拘利、釋迦等族。阿難晚年遊化於東方，受到恆河兩岸（摩竭陀、跋耆等）民族的崇奉：被稱為『毘提訶牟尼』，即毘提訶族的聖者。……東方比丘以民族文化為理由，以佛教的正宗自居，實與佛世的釋族比丘中心運動相近。闍陀說：『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汝等不應說我，我應教汝等』。這豈非與『佛出東方，長老莫與毘耶離中國比丘共諍』的意境一致嗎？……七百結集中的東方比丘，繼承了這一傳統。……這次諍議中的『十事』——『器中鹽淨，兩指淨，近聚落淨，住處淨，後聽可淨，常法淨，不攪乳淨，闍樓伽酒淨，無縷邊坐具淨，金銀淨』（此依《銅鑠律》，諸部律小有出入）；除金銀戒外，盡是些衣食住等瑣細規制。跋耆比丘的容許這十事，實只是繼承阿難所傳如來的遺命，『小小戒可捨』的學風而已。」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 6 章，pp. 323–326。

¹⁷⁰ [原書 p. 448 註 5] 《長阿含經》卷 15（大正 1，95a、98a）。

¹⁷¹ [原書 p. 448 註 6] 《高僧傳》卷 5（大正 50，353a）。

二、釋種四國的所在地 (pp. 441–443)

被稱為釋種四國的所在地，近代學者研究的結論，細微處雖有異說，大體都所說相近。

(一) 烏仗那國

- ◎烏仗那國，或作烏菴、烏長，在蘇婆伐罕堵河 (Śubhavastu)，今蘇婆河 (Swāt) 兩岸。
- ◎首府為曹揭釐 (Maṅgali)，即今蘇婆河左岸的 Mangalavar。
- ◎從曹揭釐向東北行，到達麗羅川 (Darada)，今達拉特地方 (Dardistan)，是烏仗那的古都¹⁷² (《高僧法顯傳》作「陀歷」¹⁷³)¹⁷⁴。
- ◎《高僧法顯傳》的宿呵多 (Svāta)，在蘇婆伐罕堵 (Śubhavastu) 與印度河的兩河間——Bunir 谿谷間。在《西域記》中，也是屬於烏仗那的。

(二) 商彌國

商彌國，

1、《往五天竺國傳》：商彌即奢摩（拘衛國）

如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大正 51, 977c) 說：

「從烏長國東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衛國，彼自呼云奢摩褐羅闍國。……衣著言音，與烏長國相似」。

商彌即奢摩 (褐羅闍，譯為「王」)¹⁷⁵。

拘衛，《唐書》作俱位，《悟空入竺記》作拘緯，這是與烏菴國「衣著言音」都相同的國家。¹⁷⁶

2、《西域記》：商彌在波謎羅川

商彌的地位，《西域記》說：在波謎羅川 (Pamirs) 即 Wakhan (瓦罕) 山谷的西南七百餘里¹⁷⁷。

3、《洛陽伽藍記》：商彌為瓦罕西南的山國

《洛陽伽藍記》卷 5 (大正 51, 1019c) 說：

「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蔥嶺，……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鑊鎖為橋，懸虛為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

¹⁷²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4b9)：「至達麗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

¹⁷³ 《高僧法顯傳》卷 1(大正 51, 857c27–29)。

¹⁷⁴ 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 108：「在古代，烏仗那的中心，遠在陀歷地方 (Dardistan)。」

¹⁷⁵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 394：「『摩褐羅闍』 (Śama-rāja)，意思是奢摩王。」

¹⁷⁶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459：「奢摩王家 (烏仗那出於此族) 的國名，是拘衛，或作俱位、拘緯。」

¹⁷⁷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 941b13–14)。

- ⊙**蔥嶺**包括帕米爾全部（八帕及 Wakhan），賒彌——商彌是 Wakhan（瓦罕）西南的山國。
- ⊙文中的**鉢盧勒**（Palolo），為當時的小勃律，在今 Gilgit（吉爾吉特）一帶。從此地到烏仗那，就要經過懸度。

4、《唐書》：俱位國在大雪山勃律河北

《唐書》也說：俱位國在大雪山勃律河北¹⁷⁸。

5、商彌國為庫納爾河上流的 Chitral 處

- ◎古代從烏仗那到商彌，是先經陀歷而後西向的，所以《往五天竺國傳》說：「從烏場國東北入山」¹⁷⁹。
- ◎商彌國的所在地，為喀布爾（Kabul）河支流 Kunar（庫納爾）河的上流，Chitral 地方。這裡近 Wakhan（瓦罕）谷，所以《雜事》說閃婆童子，到**婆具茶**成立閃婆國¹⁸⁰，**婆具茶**應即 Wakhan 的對譯。

6、《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商彌在瓦罕附近

-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也說到這一地區：大迦多演那（Mahākātyāyana）與紺顏童子（Śyāmāka），到濫波（Lampāka）；又到一小國，紺顏童子留此為王；大迦多演那「從此復往步迦拏國」；然後路過雪嶺，回到中國¹⁸¹。步迦拏也就是 Wakhan（瓦罕）。
- ◎紺顏童子所住的小國——沙摩，就是商彌，這是佛教的又一傳說，商彌是在 Wakhan（瓦罕）附近的。

（三）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Bāmiyān），在大雪山中，依《唐書》「西域列傳」，考定為今 Ghorband 河上流的 Bāmiyān（梵衍那）山谷間¹⁸²。

（四）呬摩咄羅國

呬摩咄羅國，在舊睹貨羅（Tukhāra）境內，鉢鐸創那（Badakhshan，即佛敵沙、蒲持山）西二百里地方，已在大雪山邊下。

（五）小結

總之，傳說的釋種四國，都在興都庫斯（大雪山）山區。

¹⁷⁸ [原書 p. 448 註 7]《唐書》（西域列傳）。

¹⁷⁹ 《遊方記抄·往五天竺國傳》卷 1（大正 51，977c11-13）：「又從烏長國東北入山十五日程，至拘衛國，彼自呼云『奢摩褐羅闍國』。」

¹⁸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8（大正 24，240c9-10）。

¹⁸¹ [原書 p. 448 註 8]《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46（大正 23，881a-b）。

¹⁸² [原書 p. 448 註 9]《望月佛教大辭典》（p. 4674）。

三、罽賓所在地的考證 (pp. 443-445)

(一) 中國史書中罽賓名義紛歧

《漢書》說到「塞王南君罽賓」，在論究「南君罽賓」的塞王，是否從北方來以前，先應確定罽賓的所在地。在中國史書中，罽賓的名義是紛歧的。

(二) 《罽賓國考》—漢代的罽賓以犍陀羅為中心

白鳥庫吉的《罽賓國考》，考定漢代的罽賓，是以犍陀羅 (Gandhāra) 為中心，喀布爾河 (Kabul) 流域，並 Gilgit (吉爾吉特) 河流域。

(三) 佛教古說—罽賓是包含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

今從佛教的古說來加以證實。

1、引《阿育王傳》說明—罽賓是總名

編於西元前的晉譯《阿育王傳》卷 2 (大正 50, 105a) 說：

「居住罽賓：晝夜無畏、摩訶婆那、離越諸聖」。

罽賓，梁譯《阿育王經》作：「於罽賓處」¹⁸³，

※可見罽賓為總名，離越等都在罽賓區內。

(1) 晝夜無畏 (闇林)

◎「晝夜無畏」，梵語為 *tamasāvana*，意思為闇林¹⁸⁴。闇林本為森林地的通名，但這裡所說的，是北印度有名的聖地。

◎《大莊嚴經論》說：弗羯羅衛 (*Puṣkarāvātī*) 畫師，從石室國回家，路見晝闇山作大會，就將所得的三十兩金供僧¹⁸⁵。《大智度論》¹⁸⁶與《雜寶藏經》¹⁸⁷，也有這一故事。

◎弗羯羅衛，《智度論》作弗迦羅，即《西域記》的布色羯羅伐底¹⁸⁸，在犍陀羅。

◎石室，即怛叉始羅 (*Takṣaśīla*)¹⁸⁹。

※從石室回弗羯羅衛，中途經過晝闇林，這必在犍陀羅東部。

(2) 摩訶婆那 (大林)

「摩訶婆那」 (*Mahāvana*)，即大林¹⁹⁰，這是非常著名的聖地。

◎《西域記》說：曹揭釐城南二百里，有大林僧伽藍¹⁹¹。

¹⁸³ 《阿育王經》卷 3〈3 供養菩提樹因緣品〉(大正 50, 139c6-7)：「於罽賓國處，大林及暗林，有諸阿羅漢，當來攝受我。」

¹⁸⁴ 荻原雲來，《梵和大辭典》，p. 530。

¹⁸⁵ [原書 p. 448 註 10] 《大莊嚴論經》卷 4(大正 04, 279a16-b29)。

¹⁸⁶ 《大智度論》卷 11〈1 序品〉(大正 25, 141c18-142a13)。

¹⁸⁷ 《雜寶藏經》卷 4(大正 4, 468a16-b11)。

¹⁸⁸ [1]《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2(大正 50, 230b5)。

[2]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 183：「布色羯邏伐底 (*Puṣkarāvātī*)」

¹⁸⁹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 126：「石室，解說為怛叉始羅 (*Takṣaśīlā*) 的很多。」

¹⁹⁰ 《翻梵語》卷 9(大正 54, 1046c4)：「摩訶槃(應云摩訶槃那，亦云摩訶婆那。譯曰：摩訶者大，槃那者林)。」

◎《大莊嚴經論探源》，¹⁹²考為在今印度河西岸，阿多克城（Attock）北。

〔3〕離越

「離越」（Revata），或作離越多、利跋陀、頡離伐多，及理逸多。

《藥事》所說的及理逸多，在稻穀樓閣城（即菅揭釐）¹⁹³與佛影洞——那竭羅喝（Nagarahāra）¹⁹⁴的中途，還在蘇婆河（Swāt）流域。

〔4〕小結—罽賓的三大聖地在犍陀羅地方

被稱為罽賓的三大聖地¹⁹⁵，就是蘇婆河流域，犍陀羅地方。

2、引降伏阿波羅（無稻芋）龍王說明

還有，降伏阿波羅（Apalāla）——無稻芋龍王，也可以證明。

〔1〕南傳：傳說於犍陀羅與迦溼彌羅

A、原始傳說—只有犍陀羅

南傳《島史》說：摩闍提（Majjhantika）傳教於犍陀羅，降伏龍王¹⁹⁶。

B、後來補上—迦溼彌羅

《善見律注序》與《大史》說：降伏犍陀羅、迦溼彌羅（Kaśmīra）的 Aravāla（阿邏婆羅）龍王¹⁹⁷，這是西元四、五世紀編集的。

〔2〕北方的傳說

A、原始傳說

〔A〕《大唐西域記》：在烏仗那降伏龍王

然在北方的傳說，降伏阿波邏龍王的，在烏仗那，如《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2b-c）說：

「菅揭釐城¹⁹⁸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伐窣堵河之源也。……釋迦如來……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

¹⁹¹ [原書 p. 448 註 11]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3a1-3）。

¹⁹² Levi Sylvain 著，馮承鈞譯《大莊嚴經論探源》，p. 16（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23 年（1934））。

¹⁹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 9（大正 24，40c26-27）。

¹⁹⁴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878b27-879a3）：「那竭羅曷國，……昔有佛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

¹⁹⁵ 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 637：「晝夜無畏，是閼林。摩訶婆那，是大林。離越，是離越寺。這都是罽賓的大寺，賢聖所住的大寺。」

¹⁹⁶ [原書 p. 448 註 12] 《島史》（南傳 60，58）。

¹⁹⁷ [原書 p. 448 註 13] 《大史》（南傳 60，231）。《一切善見律注序》（南傳 65，80-81）。

¹⁹⁸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441：「烏仗那國，或作烏菴、烏長，在蘇婆伐窣堵河（Śubhavastu），今蘇婆河（Swāt）兩岸。首府為菅揭釐（Maṅgali），即今蘇婆河左岸的 Mangalaor。」

歸依」。

(B) 諸說中有提到烏菴、月氏、北天竺，然皆未說是迦溼彌羅

降伏阿波羅龍王，

- ◎《阿育王傳》說在烏菴；
- ◎《大智度論》說在月氏國；
- ◎《藥事》泛說「往北天竺，調伏阿鉢羅龍王」¹⁹⁹，
- ※都沒有說是迦溼彌羅。

B、後來的傳說—《藥事》：在迦溼彌羅國

而迦溼彌羅所降伏的龍王，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9（大正24，40c）說：

「此迦溼彌羅國境，我滅度後百年中，當有苾芻弟子，彼苾芻當調伏虎嚙荼毒龍」。

- ◎迦溼彌羅的虎嚙荼龍，《雜事》作忽弄龍²⁰⁰。

(3) 小結—原始傳說：罽賓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

◎可見原始傳說的降伏阿鉢羅龍，無論是佛或摩闍提，都在包括烏仗那的犍陀羅地區，就是罽賓。

◎等到迦溼彌羅佛法漸興，也推為摩闍提所開化的，也傳有降伏惡龍的傳說。於是北方才別說迦溼彌羅的忽弄龍，南傳也在犍陀羅以外，補入迦溼彌羅。

※不知摩闍提的開化罽賓，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

3、藥叉歸佛傳說

◎又如南方傳說，當時罽賓（迦濕彌羅）的夜叉槃度（Pāṇcika），與女夜叉訶黎帝耶（Hārītī）及五百子，也歸依了佛。

◎然北方《根有律雜事》，正說訶黎底藥叉女，是犍陀羅藥叉半支迦（即「槃度」）的妻子。

4、小結：罽賓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

佛教古傳的罽賓，是烏仗那在內的犍陀羅地區，沒有懷疑的餘地。

四、塞迦族的歷史（pp. 445–447）

烏仗那、商彌等釋種，佛教傳說是釋種被破滅時流散出來的。

(一) 節錄藤田豐八的《西域研究》之考察

1、總述

然在西元前六世紀，強悍勇武的塞迦人，對波斯的抗爭，服屬，而出現於歷史的記錄。

¹⁹⁹ [原書 p. 448 註 14] 《阿育王傳》卷1（大正50，102b13–14）。《大智度論》卷9（大正25，126b27–28）。《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9（大正24，40a2–3）。

²⁰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40（大正24，411a8）：「於迦濕彌羅國調伏毒龍。其名忽弄。」

- ⊙西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史家太史阿斯（Ktesias）傳說了塞迦；
- ⊙而大流士（Darius）王的碑文，都一再說到塞迦，

2、內容

這裡節錄《西域研究》的解說²⁰¹：

（1）希臘史太史阿斯傳說的塞迦

- 「⊙據波斯古史，Sam 王家，起源悠久。……經時稍久，遂成 Zal 之父，而成路司登（Roustem）祖先特有之名。
- ⊙……此一族之人，在波斯史上最有名者，當為路司登，波斯人以此王為理想的英雄。
- ⊙……在路司登之子中，有費拉莫斯（Fer-Amorz or Feramorz）一名者。相傳有名之居魯士（Cyrus），攻伐 Zawoul 地方時，此地 Sam 王族，毅然抗之，費拉莫斯被生擒，後遭赦，乃與其父路司登等，共從居魯士經略諸國，建立大功。
- ⊙按此事不僅見於費多塞之 Shah-nameh（《諸王書》），且西元前約四百年頃之希臘史家太史阿斯亦傳之，而將 Fer-Amorz 寫作 Amorges，顯係 Sacae 之王子也。」

（2）大流士碑文傳說的塞迦

- 「在 Behistun（貝希斯頓）之大流士碑文中，Sacae（塞迦）記於 Bactria（大夏）、Sogdia（粟特）、Gandhara 之次，Sattagydia 之前；

（3）波基波利斯碑文傳說的塞迦

而 Persepolis（波斯波利斯）碑文則記此地於 Sattagydia、Arachosia（阿拉科西亞）、India（印度）之次，Mecia 之前；

（4）Nakhah-i-Rustam 碑文傳說的塞迦

Nakhah-i-Rustam 碑文，則記此地於 Zarangia、Arachosia（阿拉科西亞）、Sattagydia、India（印度）之次。

- ⊙其中 Bactria（大夏）、Sogdiana（粟特）、Gandhara、Zarangia、Arachosia（阿拉科西亞）、India（印度）等，毋須說明，
- ⊙而 Sattagydia 應在 Cabul（喀布爾）河上流地方，
- ⊙而 Mecia（Mycia）者，殆即今 Mckran 之遺名。
- ⊙……西元前第五六世紀時，Sacae（塞迦）之所在。……要之，謂西元前五六世紀時，印度西北地方，居有 Sacae（塞迦）之民族者，不得一概斥其說也。」

（二）導師的看法

1、塞迦族中奢摩王家的所在地南遷

塞迦族中的奢摩王家，大體在今 Kunar（印度河）河流域。

²⁰¹ [原書 p. 449 註 15]藤田豐八〈論釋迦、塞、赭羯、紇軍〉，編入《西域研究》（楊鍊譯・商務本）。

〔1〕白鳥庫吉：大流士王時代的塞迦（奢摩）在瓦罕

白鳥庫吉以為：大流士王時代的塞迦（奢摩），在 Wakhan（瓦罕），鉢鐸創那（今 Faizabad）為中心，南達 Citral 河上流，北抵 Surkh-āb 河流域，為居住於 Oxus（滌水）河上流的騎馬民族²⁰²。

※這大概是從塞迦為良好的騎兵，而北方也還有塞迦，所以這樣推定的！

〔2〕瓦罕以南，興都庫斯山北部，今 Chitarat、Gitrit 地區

上面曾說到：烏仗那與商彌，有本為一國（同族別支）的傳說；而烏仗那的故都，又在陀歷地方。所以（奢摩王家）塞迦族的住地，應在 Wakhan（瓦罕）以南，興都庫斯山北部，今 Chitarat、Gitrit 地區。

〔3〕民族往南，而佛教文化卻經瓦罕而傳向東方

民族是向南移動的，發展到蘇婆河流域；而佛教文化，卻經 Wakhan（瓦罕）而傳向東方。

2、塞迦族被迫往南建立塞迦王朝

〔1〕大夏為北方來的部隊所滅亡

◎斯特雷朋（Strabo）說：西元前 160 年頃，Bactria（大夏）為從北方來的 Asii、Pasiani、Tochari、Sakarauli 部隊所滅亡。

◎其中 Tochari，就是吐火羅——月氏人；

◎Sakarauli 就是塞迦人。

◎這與《漢書》所說：月氏侵奪塞種故地，塞種向南流竄；月氏為烏孫所攻，於是南下到滌水（Oxus）流域，再佔領大夏的傳說，大致相合。²⁰³

〔2〕往南到阿拉科西亞的塞迦人，與波斯人合作或衝突

◎塞迦人，不但是奢摩王家，在滌水以北，藥殺水（Jaxartes）以北的塞迦人，在西元前五、四世紀，都與波斯王朝有過長期的從屬關係，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

◎所以在塞種受到月氏的攻擊時，向南經 Bactria（大夏）而到阿拉科西亞（Arachosia）（《漢書》稱為烏弋山離），與波斯人合作或衝突。

〔3〕一部分向印度侵入，與同族會合，建立塞迦王朝

一部分向印度侵入；那時北印度奢摩王家的住地，成為大月氏雙摩翕候的治區，在被迫下，與達麗羅川一帶的同族——烏仗那，一起南下，進入 Swāt（蘇婆）河流域，會合從西而來的塞族，取代希臘人而成為高附河流域、旁遮普（Panjāb）一帶的塞迦王朝。

²⁰² [原書 p. 449 註 16]白鳥庫吉〈塞民族考〉（編入《西域史研究》上，p. 482）。

²⁰³ 《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p. 2：「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

五、結論 (pp. 447-448)

對於從北而來的塞迦人，與《漢書》所說的「塞王南君罽賓」，學者間的意見紛紜。我想，忽略北印度的（烏仗那與）奢摩王家，或忽略從北而來的塞迦人，都是不會適合的。

第二項 罽賓（塞族）與北方大乘佛教(pp. 449–462)

一、北印度佛法逐漸適應與興盛，並傾向大乘佛法 (pp. 449–451)

（一）北印度國王奉佛的傳說

- ◎西元前二世紀中，與那（Yavana）人彌難陀（Menander）王信仰佛法，北印度的佛法，在異民族中，能逐漸的適應起來。
- ◎接著，塞迦（Saka）人取代了與那人的政權。西元前 120 年後，塞迦的茂斯（Maues，或寫作 Moga 王），也有信佛的傳說。

（二）北印度罽賓佛教對大乘佛法傳入東方有特殊之關係

高附（Kabul）河下流、蘇婆（Swāt）河流域的佛法，在佛法傾向大乘的機運中，北印度罽賓中心的佛教，有了卓越的貢獻。特別是對大乘佛法的傳入東方，有著特殊的關係。

（三）與大乘思想有關的本生在罽賓區流行

本生談（闍多迦 Jātaka）²⁰⁴，是釋迦佛過去生中的事跡。本生與大乘思想間的關聯，是近代學者所公認的。

1、本生的起源地

- 起源於「佛教中國」——恆河（Gaṅgā）流域，所以多數傳說在迦尸（Kāśi）；也有說雪山（Haimavata），但或指希馬拉耶（Himālaya）山說，起源是很早的，
- ◎現存中印度 Bhārhut 古塔的玉垣，有西元前二世紀的浮雕本生；
 - ◎西南 Sāñcī（刪至）大塔門浮雕的本生，有屬於西元前一世紀的。²⁰⁵

2、罽賓成為本生之聖跡

（1）大乘特有的本生，於罽賓區流行起來

佛法傳入北印度，本生談，有些是大乘特有的本生，在罽賓區流行起來。為了滿足信者的希望，都一一的指定為在這裡，在那裡，成為聖跡，為後代佛弟子巡禮瞻仰的聖跡。

（2）引《大唐西域記》為證

西元前後的情形，雖然不能明瞭，但從流傳下來，為中國遊方僧所親身經歷的，都集中於古代的罽賓地區。

今依《大唐西域記》（卷 2、卷 3），摘列如下：

²⁰⁴ [1]印順導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 558：「『本生』（Jātaka），音譯為闍多伽、闍陀等。義譯為生、本生。在『九分教』與『十二分教』中，這是對佛教未來的開展，有重大意義的一部分。」

[2]參考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之起源與開展》第 3 章〈本生·譬喻·因緣之流傳〉，pp. 114–115。

²⁰⁵ [原書 p. 460 註 1]干渴龍祥《闍陀迦概觀》（pp. 53, 56）。

地區	事跡
那揭羅曷	買花獻佛布髮掩泥見佛受記 ²⁰⁶
健陀羅	千生捨眼 ²⁰⁷
	商莫迦孝親 ²⁰⁸
	蘇達拏太子施象施男女 ²⁰⁹
烏仗那	聞半偈捨身 ²¹⁰
	忍辱仙人被割身體 ²¹¹
	析骨寫經 ²¹²
	尸毘王代鴿 ²¹³
	化蟒療疾 ²¹⁴
	孔雀王啄石出泉 ²¹⁵
	慈力王刺血飼五藥叉 ²¹⁶
咀叉始羅	月光王千生施頭 ²¹⁷
僧訶補羅	薩埵王子投身飼虎 ²¹⁸

A、本生聖跡在罽賓區的烏仗那最多

本生的聖跡，都在罽賓（不是迦溼彌羅）區，而烏仗那的最多。如捨眼、捨頭、聞法輕身，都表現了大乘的特性。

B、重要的二則本生

在這些聖跡中，這裡想提到二則：

（A）各派共有的一儒童蒙佛授記

一、儒童——遊學的青年，布髮掩泥見燃燈（Dīpaṃkara）佛授記，為各派共有的本生。在菩薩修行歷程中，這是重要關鍵。在北方，被指定為那竭羅曷（Nagarahāra），在高附河下流，今 Jalālābad（闐羅羅城）地方（南傳沒有買花獻佛，地名為 Rammaka），表示了這裡菩薩法的重要。

²⁰⁶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 878b27–c8)。

²⁰⁷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 881a20–24)。

²⁰⁸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 881b3–6)。

²⁰⁹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 881b7–10)。

²¹⁰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2c20–883a1)。

²¹¹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2b24–26)。

²¹²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3a7–13)。

²¹³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3a14–17)。

²¹⁴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3a18–26)。

²¹⁵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3a27–b2)。

²¹⁶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3b12–16)。

²¹⁷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4c15–23)。

²¹⁸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5c13–20)。

(B) 與塞迦族有關的—商莫迦的孝行

二、商莫迦 (Śyāmaka, Śyāma, P. Sāma) 披著鹿皮，在山中採鹿乳來供養盲目的父母，被遊獵的國王誤射了一箭。感動了天帝，不但箭瘡平復，父母的雙目也重見光明²¹⁹。這是大孝感天的故事。

◎商莫迦的原語，與「奢摩」可說相同。而且，在（釋種四人四國的）《大唐西域記》中，佛去烏仗那 (Udyāna) 時，上軍 (Uttarasena) 王遊獵去了。佛為上軍王的盲目老母說法，盲母也重見了光明²²⁰。在這個故事中，釋種或 Śyāma，童子，遊獵，（父）母的盲目重明：故事的主要因素，大體一致。所以商莫迦本生影射的事實，是塞迦族的 Sāma (奢摩)。

※塞族在北印度——罽賓區，對佛法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

二、烏仗那於北方大乘勃興中占有重要之地位 (pp. 451–457)

(一) 導師的看法：北方大乘勃興的機運，烏仗那比犍陀羅重要

北印度佛教的隆盛，一般都重視犍陀羅。當然，在希臘人，波斯 (Pahlava) 與塞迦人，月氏人，先後進入北印度，尤其是月氏的貴霜 (Kuşāṇa) 王朝，以布路沙布邏 (Puruṣapura) 為首都，促成北方大乘的非常隆盛，犍陀羅是有其重要性的。

※然在北方大乘勃興的機運中，我以為烏仗那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二) 依流傳記載而言

從流傳下來的事實，可以推想而知。

1、專學大乘之記載

(1) 北魏·惠生所見

如《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大正 51, 867a) 說：

「烏場國……國王菜食長齋，晨夜禮佛」。

惠生是神龜元年出發，正光二年（西元 518—521）回來的。所見的烏長國王，分明是大乘行者。

(2) 唐·玄奘所見

玄奘去印度（西元 627—645），所見烏仗那佛教的情形，如《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2b）說：

「崇重佛法，敬信大乘。夾蘇婆伐率堵河，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乘，寂定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閑禁咒。律儀傳訓，有五部焉」。

從西元五世紀末起，因嚙嚙的侵入印度，寐岐曷羅俱邏 (Mihirakula) 王破壞北印的佛法²²¹，北印度佛教，普遍的衰落下來。如玄奘所見的情形，真是蕭條已極²²²。但那時的

²¹⁹ 《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 881b3–6)。

²²⁰ [原書 p. 460 註 2]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 884a)。

²²¹ [原書 p. 460 註 3] 《大唐西域記》卷 4, (大正 51, 888b24–889b3); 《付法藏因緣傳》卷 6(大

烏仗那佛教，還勉強的在維持。

(3) 唐(新羅)·慧超所見

◎再遲一些，慧超所見的烏長，還是「足寺足僧，僧稍多於俗人也。專行大乘法也」²²³。
這是純粹的大乘教區。

(4) 結

烏仗那的戒律謹嚴，而所奉行的，是五部通行（義淨所見也如此），這正是兼容並蓄的大乘精神。《大集經》說：「如是五部雖各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²²⁴，不正是這一事實的說明嗎？

2、皆學小乘之記載：東晉·法顯所見

但《高僧法顯傳》（大正 51，858a）說：

「烏菴國，是正北天竺也。……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

◎法顯去印度，在隆安三年到義熙十年²²⁵，比惠生西行，只早一百年，怎麼「皆小乘學」，與「專學大乘」完全不同呢？

◎然《法顯傳》沒有說到迦溼彌羅（Kaśmīra），所說的五百僧伽藍，實是迦溼彌羅佛教的傳說。如《西域記》說：「迦溼彌羅國，……立五百僧伽藍」²²⁶。

(三) 烏仗那為純大乘區的原因

烏仗那為純大乘區，雖然小乘與大乘的流行，有複雜的原因，但與區域性、民族性，也應該是多少有關的。

1、依地區而言

從地區來說：

(1) 犍陀羅在平地，是論議發達的地區

◎犍陀羅（Gandhāra）是平地。

◎怛叉始羅（Takṣaśīlā）在內的犍陀羅，一向是北印度的文化學術中心。這裡的文化發達，經濟繁榮，有都市文明的特徵。

◎從《西域記》看來，小乘與大乘論師，幾乎都集中在這裡，這是論義發達的佛教區²²⁷。

正 50，321c15-25)；《蓮華面經》卷 2(大正 12，1075c4-25)。

印順導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 408：「寐岐曷羅俱邏，即《西域記》之摩訶邏矩邏（大族），是大破壞犍陀羅——屬實的佛法者。」

²²² [原書 p. 460 註 4]參閱印順導師著，〈北印度之教難〉，編入《妙雲集》下編《佛教史地考論》，pp. 315-378。

²²³ [原書 p. 460 註 5]慧超《遊方記抄》卷 1《往五天竺國傳》(大正 51，977c8-9)。

²²⁴ [原書 p. 460 註 6]《大方等大集經》卷 22(大正 13，159b2-3)。

²²⁵ [原書 p. 460 註 7]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pp. 6-7)。

²²⁶ [原書 p. 460 註 8]《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6a9-18)。

²²⁷ [原書 p. 460 註 9]縛喝（Bactria）為大夏的文化中心，被稱小王舍城，也多出論師。《大唐西

(2) 烏仗那進入山陵，是適合禪觀的地區

◎烏仗那在犍陀羅北面，進入山陵地區。

A、引《大唐西域記》：烏仗那重持誦與禪定

◎《西域記》說是：「並學大乘，寂定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²²⁸，與犍陀羅的學風，截然不同。重信仰，重修證，烏仗那是著重持誦與禪定地區。

(A) 烏仗那是適宜修禪觀的地方

◎原來這裡是特別適宜於修習禪觀的地方，

◎如《阿育王傳》卷 5（大正 50，120b）說：

「佛記罽賓國，坐禪無諸妨難，床敷臥具最為第一，涼冷少病」。

◎《大智度論》對這北方雪山區的適宜修行，也有所解說²²⁹。

◎《洛陽伽藍記》卷 2（大正 51，1005b-c）說：

「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羸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

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

※以坐禪、誦經為修行，輕視講說經義，正與烏仗那的學風一樣。

(B) 導師對玄奘說「未究深義」的詮釋

◎玄奘說他「未究深義」，那因為玄奘是論師型；玄奘的觀點，是論師的觀點。

◎我們知道，佛法是「從證出教」的²³⁰，「先經後論」的。釋迦佛是這樣的，阿毘達磨（abhidharma）²³¹、中觀（madhyamaka）、瑜伽（yoga），都是從修證而發展出來的；中國的臺、賢、禪宗，也都是如此。

B、烏仗那是北印度推動大乘而勃興的力量

印度佛法，在大乘機運成熟時，推動而勃興的力量，在北印度，就是烏仗那。從此而發展出來，引起犍陀羅佛教的隆盛，但犍陀羅又傾向於大乘理論化。

(A) 以烏仗那山陵地帶為中心而延伸的大乘教區

◎烏仗那東南的烏剌尸（Uraśā）今 Hazara；怛叉始羅，今 Taxila（在山陵邊沿）；僧訶補羅（Samhapura 今 Jhelum 地方的 Ketās），山區的佛教，都「並學大乘」。

◎烏仗那以西，山區的濫波（Lampura 今 Lamgan）；迦畢試（Kapiśā 今 Kabul 地方），

域記》卷 1（大正 51，872c7-8）：「大雪山北作論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與犍陀羅的論義中心，情形相同。

²²⁸ [原書 p. 460 註 10] 《大唐西域記》卷 3（大正 51，882b18-19）。

²²⁹ [原書 p. 460 註 11] 《大智度論》卷 67（大正 25，531b23-c3）。

²³⁰ 印順導師著，《佛法是救世之光》，p. 198：「佛法不是假設的推理，是有事實，有經驗，而後才有理論的，名為『從證出教』。」

²³¹ [原書 p. 460 註 12] 阿毘達磨的意義，為「現法」，是無漏慧的現觀、現證，起初是以修行為主的。

都是大乘教區。

※可見北印度的大乘教區，是以烏仗那山陵地帶為中心，而向東西山地延申的。

〔B〕往南是重教義的犍陀羅佛教

向南而進入平地，就是重於教義的犍陀羅佛教。

2、依民族而言

如從民族來說，烏仗那、梵衍那（Bāmiyān），是釋種（塞迦）。

〔1〕梵衍那一曾經流行大乘的地方

梵衍那信奉小乘的說出世部（Lokottaravāda），此部有菩薩十地說²³²，境內也有觀音（Avalokiteśvara）菩薩像²³³，這是近於大乘，曾經流行大乘的地方。

〔2〕塞迦人曾住過的地區

西南 Helmand（赫爾曼德河）流域的漕矩吒（Jāgudā），就是塞迦人所住而被稱 Śakasthāna 的地方，也是「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²³⁴。

A、塞種人的地區對北方大乘有深切的關係

塞迦人曾經住過的，或當時還是塞種人的地區，都是大乘盛行，所以「塞王南君闍賓」，對北方大乘的隆盛，是有著深切的關係。

B、從一類似神話的傳說考察地域的關係

〔A〕傳說的解釋

現在要從一類似神話的傳說說起：《穆天子傳》（顧惕生校本）卷 2 說：

「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

◎周穆王 14 年（西元前 988），登春山，對春山作了這樣的稱歎！春山，後代又寫作鍾山、蔥嶺。《西域記》解說為：「多出蔥，故謂蔥嶺」²³⁵。又以「山崖蔥翠，遂以名焉」²³⁶。其實，春、鍾、蔥，都是同一語音的不同寫出。

◎在我國文字中，崇、嵩、崧，古代是音義相通的；還有「高聳入雲」的聳，都與春音相通。《詩大雅》說：「崧高維嶽，峻極于天」。春、崧，只是高入雲際的形容詞。

²³² 印順導師著，《如來藏之研究》，pp. 62–63：「說出世部（Lokottaravādin）的《大事》，說到菩薩的十地，十地是：一、難登（durārohā），二、結慢（baddhamānā），三、華莊嚴（puṣpamaṇḍita），四、明輝（rucirā），五、廣心（citta-vistara），六、妙相具足（rūpavatī），七、難勝（durjayā），八、誕生因緣（janmanideśa），九、王子（yauvarājyātā）十、灌頂（abhiṣeka）。」

²³³ 編者按：依據《大唐西域記》諸國記載中，境內有觀音菩薩像的有迦畢試國、烏仗那國、摩揭陀國、奔那伐彈那國；而於梵衍那國的記載中，並未有觀音菩薩像之記錄。

²³⁴ [原書 p. 460 註 13]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939b27）。

²³⁵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940a22）。

²³⁶ [原書 p. 460 註 14]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940a22–23）。

◎蔥嶺，西人稱為帕米爾（Pamirs）高原，有「世界屋脊」的稱譽，這所以名為春山——「天下之高山」。

◎春山現分八帕，在山與山間，有湖，有平地，雖沒有高大樹木，但青草、湖水、鳥獸是有的，可說是天然的幽靜的園地。從平地來說，「實半天矣」。高在雲天以上，似乎懸在半空，所以稱為「縣圃」²³⁷。

◎「先王」，當然是周人的先王——軒轅氏族的黃帝了。

※這一傳說，在西亞巴比倫，曾模擬縣圃而造出著名的懸空花園（Hanging Gardens）。

（B）從蔥嶺的「縣圃」來看

a、烏仗那、商彌往南到了「縣圃」的帕米爾

◎上面說到，烏仗那與商彌（Śamī），是同族，起初都在大雪山北部。只要越過婆羅摩羅（Baroghil）大嶺，就到了被稱為「縣圃」的帕米爾。所以這一傳說，也因烏仗那的向南移動而移動。

◎烏仗那是什麼意義，《大唐西域記》附注說：「唐言苑，昔輪王之苑囿也」²³⁸。烏仗那是「昔輪王之苑囿」，春山是「先王之所謂縣圃」，是多麼類似！

b、懸空飛行的傳說—西邊的濫波與烏仗那聯合正是「縣圃」

◎在烏仗那的西鄰，有一佛教化了的傳說，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 46（大正 23，881a）說：

「紺顏童子執法（師？）衣角，騰空而去。……紺顏童子執師衣角，懸身而去。時人遙見，皆悉唱言：濫波底，濫波底（是懸挂義）！其所經過方國之處，因號濫波」。

◎紺顏童子，就是 Śyāmāka——奢摩童子。

◎奢摩執著師長——迦多演那（Mahākātyāyana）的衣角，懸空而飛過這裡，這裡就名為濫波²³⁹。

◎濫波在烏仗那西邊，如聯合起來，濫波烏仗那，不正是先王之所謂「縣圃」嗎？

c、蔥嶺與烏仗那等塞迦的奢摩王家有關

◎縣圃與濫波、烏仗那有關，與塞迦的奢摩王家有關。這是傳說，但暗示了蔥嶺高原與商彌、烏仗那、濫波間的關係。

（C）從蔥嶺向東，看到與于闐的關係

從蔥嶺的「縣圃」，見到與南方塞迦、商彌、烏仗那、濫波的關係；從蔥嶺向東，也見

²³⁷ [1]縣圃：傳說中神仙居處，在昆侖山頂。亦泛指仙境。（《漢語大詞典（九）》，p. 966）

[2]圃：〔pǔ ㄆㄨˇ〕“甫”的被通假字。1.種植蔬菜、花果或苗木的園地。2.泛指園地。（《漢語大詞典（三）》，p. 629）

²³⁸ [原書 p. 461 註 15]《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882a）。

²³⁹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 395：「從烏仗那分出的另一國家 Laṅkāurī，是『懸』的意思。這就是烏仗那西鄰的濫波（Lampāka）；在紺顏（Śyāmāka）童子的故事中，濫波正是『懸』的意思。」

到與于闐的關係。

a、從于闐語義的解析來看

(a) 于闐即烏仗那的對音

如《翻梵語》說：「于闐，應云優地耶那」²⁴⁰，優地耶那即烏仗那的對音。

(b) 飛去—佛像凌空飛來的傳說與前懸空飛行傳說有關

縣（懸）是懸空；梵語烏仗那，也有「飛去」的意義，而這是于闐特有的傳說，如《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943a-945b）說：

「瞿薩旦那國……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忽見空中佛像下降」。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此。……夜分之後，像忽自至」。

「媲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聞之土俗曰：……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東趣此國，止媲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

瞿薩旦那（Kustana）即于闐的梵語。在于闐境內，竟有佛像凌空飛來的傳說三處，這是與懸空飛行的傳說有關的。

(c) 沙摩、奢末—飛來的傳說與奢摩王家有關

還有，于闐古稱迦邏沙摩，曇無竭《外國傳》作迦羅奢末（Kara syama）²⁴¹。沙摩或奢末，都就是奢摩的異譯。塞迦的奢摩王家，是 Kho 族。而于闐或寫作 khostan 或 Khotan，意思應為 Kho 族住地（kho 地）。于闐有飛來的傳說，與奢摩及 Kho 族的名稱相關。

b、于闐人可能是塞族

◎這使我們想起另一傳說：

◎《于闐國懸記》說：阿育（Aśoka）王子，來到于闐，阿育王的大臣也來到。雙方交戰，後和解而成立于闐國。²⁴²

◎《大唐西域記》的早期傳說是：育王謫遷部分豪族，來到于闐，恰遇從東方遷移來的。戰爭的結果，東方勝利而併合了西來的，成立國家²⁴³。

◎于闐人的相貌，「不甚胡」，可能為東方（氐）與西來的混合民族。部分人是從西方來的，從上來傳說來研判，這可能是塞族。

◎據考古者所發見，于闐語屬於波斯語系，受有印度語的影響。H. Lüders 稱之為 Śaka Language。

※塞迦人與波斯王朝有長期的關係；于闐語屬於波斯語系，足以證明于闐人中有部分塞

²⁴⁰ [原書 p. 461 註 16]《翻梵語》卷 8(大正 54，1036b16)。

²⁴¹ [原書 p. 461 註 17]岑仲勉《佛遊天竺記考釋》(二四)。《大方等大集經》卷 45(大正 13，294c16-17)。

²⁴² [原書 p. 461 註 18]《望月佛教大辭典》(222a)。

²⁴³ [原書 p. 461 註 19]《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943a14-b8)。

迦族的推定。而且，于闐人的相貌「不甚胡」²⁴⁴，也可以說明是東方（氏）與西來的混合民族。

三、西域的佛法從北印度傳來（pp. 458-459）

西域的佛法，是從北印度傳來的。

（一）小乘的傳播（西北向）

1、小乘從犍陀羅、迦溼彌羅傳到西域的走向

◎犍陀羅也有大乘，但小乘的論風極盛。犍陀羅與迦溼彌羅的小乘，向西傳布到 Bactria（大夏）——「小王舍城」（更西到波斯），再東經 Wakhan（瓦罕）。

◎傳向西域的路線，是西北向的，經塔什庫爾干（Tush-kurghan）而到佉沙（Kash）。然後向東發展，成為小乘為主的教區。

2、小乘主要教區與「佉沙」族有關

◎在這一交通線上，與 Kash（佉沙）氏族有關。

◎唐代有竭師，在今 Citral 河上流，地位在商彌西南。Citral 河也名 Kashkar 河。

◎從此到 Wakhan（瓦罕），有 Kara-panja；到塔什庫爾干，有羯囉槃陀（即 Kara-panja 的音變），國王為「葛沙氏」。再向東北，就是佉沙。

◎佉沙，慧超《傳》作迦師祇離²⁴⁵；慧琳《一切經音義》作迦師結黎²⁴⁶，也就是 Kashgar（疏勒）。

※從北印度到佉沙，都留下同一氏族居留的地名。

◎佉沙國人「文身綠睛」²⁴⁷；在 Wakhan（瓦罕）中的達摩悉鐵帝國（Dharmasthiti），「眼多碧綠」²⁴⁸。這一民族是由西方而東來的。

（二）大乘的傳播（向東傳）

1、大乘從烏仗那、商彌傳到西域的走向

◎大乘佛法的東來，主要是從烏仗那、商彌而到 Wakhan（瓦罕）。一直向東行（不一定經過塔什庫爾干），經崑崙山區（Karakoram）東行，或經葉城（Karghalik）到葉爾羌（Yarkand），即法顯所到的子合²⁴⁹，玄奘所說的斫句迦²⁵⁰。或經皮山（Guma），或從于闐南山，才抵達于闐，成為以大乘為主的教區。

※大乘的向東傳布，與烏仗那、商彌地區，也與這地區的民族——塞族有關，也就留下優地耶那、奢摩等名稱。

²⁴⁴ [原書 p. 461 註 20]《梁書》「西夷傳」。

²⁴⁵ 《遊方記抄·往五天竺國傳》卷 1(大正 51, 979a23-24):「又從葱嶺步入一月，至疎勒，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

²⁴⁶ 《一切經音義》卷 100(大正 54, 927c18):「迦師佉[黎-(暴-(日/共))+(恭-共)](佉勤乙反胡語唐云[什/公/心]嶺鎮)。」

²⁴⁷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 942c17)。

²⁴⁸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 940c22-23)。

²⁴⁹ 《高僧法顯傳》卷 1(大正 51, 857c3-4)。

²⁵⁰ 《大唐西域記》卷 12(大正 51, 942c24-943a13)。

2、子合的位置

(1) 漢代時位於瓦罕 (wakhan) 谷東端

這裏，不想作古代交通要道的考證，但要指出的，漢代的子合，「治呼犍谷」²⁵¹，顯然還在 Wakhan (瓦罕) 谷東端。

(2) 晉代後位於舊沙車 (葉爾羌) 境內

可能由於大月氏的迫逐，與同族 (依耐、無雷) 東移到平地，所以晉代以後所見的子合，都在舊沙車 (葉爾羌) 境內了。

(3) 法顯所到的「子合」考

◎法顯從當時的子合，「南行四日，至蔥嶺山，到於麇國安居」²⁵²。

◎於麇，《魏書》作「權於摩」。「權於」而讀為「於」，等於 Khostan 而讀為于闐²⁵³。

◎我以為，這是於麇而不是 (權) 於摩。

◎《山海經》〈海內東經〉說：「國在流沙中者，埵端，璽喚，在崑崙墟東南」。²⁵⁴

埵端²⁵⁵，是于闐；璽喚，是權於摩 (麇)。

◎法顯從子合南行，經四日而入蔥嶺 (這裡指崑崙山)，一定是經葉城南來，由青坪 (Kok Yor) 進山。

◎英人揚哈斯班、俄人庫才甫斯基遊歷所見，從此入山，在葉爾羌河上流，現在 Raskam 地方，有水流與平地，草原與生著灌木的平地。

◎法顯所到的於麇，可能在此，然後「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²⁵⁶。

◎奢摩王家 (烏仗那出於此族) 的國名，是拘衛，或作俱位、拘緯；原語為 Ghour，不正是權於摩 (麇)、璽喚的對音嗎？大乘佛教 (及古代的塞族) 是由此山地而來的。

(4) 西夜族的子合在瓦罕谷

西夜族的子合²⁵⁷，在 Wakhan (瓦罕) 谷，是純大乘區。

3、小結

子合的大乘傳說，多少類似神奇，甚至方位不明。這是大乘法經子合而來，形成傳說；等到子合東移到平地，傳說就有點想像了²⁵⁸。

²⁵¹ 印順導師著，《永光集》，p. 27：「呼犍谷就是瓦罕谷 (Wakhan)，即蔥嶺南側山谷平地。」

²⁵² [原書 p. 461 註 21]《高僧法顯傳》卷 1(大正 51, 857c5-6)。

²⁵³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457：「于闐或寫作 khostan 或 Khotan，意思應為 Kho 族住地 (kho 地)。」

²⁵⁴ 《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p. 1。

²⁵⁵ 埵 [guó 《ㄍㄨㄛˊ》] 端：傳說中的古國名。(《漢語大詞典 (二)》，p. 1130)

²⁵⁶ 《高僧法顯傳》卷 1(大正 51, 857c6-7)。

²⁵⁷ 印順導師著，《永光集》，p. 27：「子合是西夜族的一支。……子合等西夜族，被迫而一部分東下蔥嶺，進住平地，那就是法顯所見的子合了。」

²⁵⁸ [原書 p. 461 註 22]子合，即遮居迦、斫句迦，為一大乘教區。藏有眾多的大乘教典，出於隋闍那崛多 (Jñānagupta) 的傳說。《歷代三寶記》卷 12；《續高僧傳》卷 2；《闍那崛多傳》；《開

四、總結：邊區民族的佛化對大乘佛法勃興不容忽視（p. 459）

- ◎總之，大乘佛法與塞族——烏仗那、商彌有緣；由烏仗那、商彌而傳入西域，也傳到與塞族有關的地區——于闐。
- ◎大乘在南方興起，是與案達羅（Āndhra）族有關。
- ◎佛法向邊區發展，邊區民族的佛化，對大乘佛法的勃興，是一項不容忽視的因素。

元釋教錄》卷 7，都有相同的記錄。玄奘《大唐西域記》卷 12，所說大同。但所說：『國南境有大山，……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為盛也！十萬頌為部者，凡有十數』（大正 51，943a）：也只是傳聞。《西域記》作（斡句迦）『國南』；《法苑珠林》卷 30 作『于闐國南二千里』；而《歷代三寶記》等作『于闐東南』，地點都不明確。這似乎與《龍樹菩薩傳》的『遂入雪山，山中有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訶衍經典與之』（大正 50，184b），意趣相同。子合在 Wakhan 谷東端，『西南與烏秣接』，烏秣就是烏菴。這些地區都是大乘教法的淵源地。